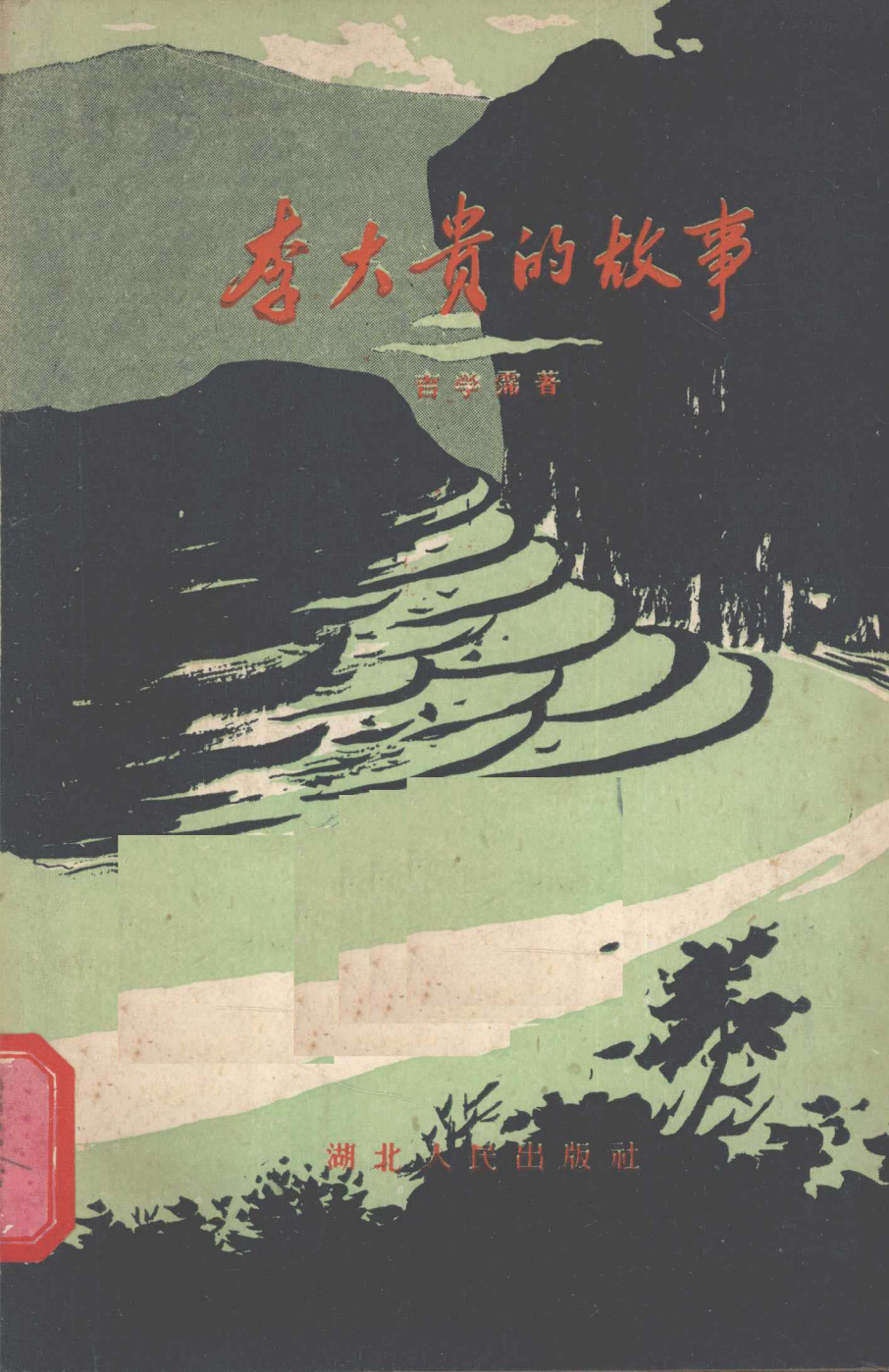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大贵的故事

吉学霏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提起李大貴，真是远近有名，他是湖北省的特等水利劳动模范。这本小書就是描写他敢想敢干，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向大自然作斗争的故事。

李大貴的故事

吉学霏 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武汉驻军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开·1 $\frac{3}{16}$ 印张·27,000字

1958年11月第1版

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06.234

定 价：(6)0.12元

引 子

湖北均县城北二十五里地有个李家灣。李家灣里有个李大貴。

提起李大貴，真是远近有名，他是湖北省的特等水利劳动模范，引水上山的英雄。

现在，我想向大家講講关于李大貴的故事。但是要講他的故事，就得先把李家灣这个地方介紹一下。

一、李家灣

李家灣是个二十一戶的小村子，座落在一道夹山川里边。紧靠村子的东边，有一条大柏河，河的两岸都是山。

这地方，过去苦寒的很，人穷地薄，簡直没办法生活。說到这里的土質，那可真是坏到“家”了，搭眼一看，是滿坡滿岭的“老犂土”，紅橙橙的，就象剛被大火燒过一样。干旱年，当然是沒收成了；可是碰上雨涝年，也是一样見不到庄稼，因为庄稼都被雨水浸死了。

因此，老乡們哭笑不得的編了一些歌，来形容他們这里的土質：“天晴一把刀，下雨一团糟。”“月亮出来炸裂子，露水下来塌墜子。”

想想看，在旧社会別說很多人家都沒有土地了，即是有那么几亩这样的土地，可怎么生活呵！

因此，老乡們苦筋拔力的干上一年，汗也出够了，腰也累弯了，弄来几顆粮食，还不够給反动政府送交苛捐杂稅，到头

来只落得两手空空，餓着肚子。

李家灣里的人，祖祖輩輩都是这样忍飢挨餓，一代傳一代，熬过来的。老乡們噙着两眼泪唱道：“遭孽莫过李家灣，灣后荒山，灣前河滩，不是干就是淹，一年四季受飢寒。……”

二、李大貴点火燒家

解放前，李大貴家里很穷，一家十二口人，自己連一亩地也沒有，靠着租种地主的廿几亩地过活。

大貴六岁上就給地主放牛。后来长大了，爹說：“放牛賺不了几个錢，一家人要养活，还是出去找个活路好。”后来經人引荐，李大貴就去习家店給一家油坊里干活。

可是沒干多久，保长李大訓就把他抓走当壮丁了。临走时，一家人哭的死去活来。李大貴咬着牙暗想：“老子不会替你們卖命的。”

果然，沒过几个月，李大貴就开小差跑了回来。

那时候，哪有穷人走的路呵！李大貴回来不久，又被保长抓走了。

在国民党部队里，李大貴受尽了折磨，吃沒吃，喝沒喝，有时自己还不知道因为什么，长官們的拳头就打到自己身上来了。

李大貴暗想：“反正待在这里早晚是个死，不如跑了好，即是抓住枪毙了，也总比死的不明不白好。”

一咬牙，李大貴又开了小差。

可是这回开小差，李大貴真把罪受够了。怕在路上再被抓，就把国民党軍隊的那身“黄狼皮”脫掉扔了，十冬腊月天，穿了身单衣服往家赶。白天不敢走路，只好夜里摸。吃沒吃，穿沒穿，身上又沒一个錢，真是餓极了，就去討口飯吃。

等他回到家来时，已折磨得不象人形了，連自己家里的人都不認得他。身上冻的紫一块，青一块；头发有二寸多长，瘦的皮包着骨头。一身又脏又烂的单衣服，就象被狗扯过一样，絲絲縷縷的挂在身上。

第二年春天，李大貴害了一春病，到麦黄稍时，病才算好了。可是身体还没有复原，瘦巴巴的，象捆干柴。

当时，家里早已断炊了。

有一天，李大貴想去割点青麦回来煮煮吃。誰知他剛剛来到地里，保长赵世安就領着两个狗腿子随后追来了。他們一进地块，就一字儿排开逼过来，保长赵世安还皮笑肉不笑的問道：“李大貴，你的病好了？”

李大貴一見这情势，不由心里暗想：“狗日的！你們又来打我的主意了！”遂回答說：“好了，干什么？”

赵世安一听，嘿嘿笑着說：“恭喜恭喜！既然病好了，那就跟我們走一趟吧，习二爷請你的。”

“习二爷”就是大恶霸习洪文。在这以前，他已經“請”过李大貴两次了。李大貴暗想：“去你媽的！‘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’，抓住了，是你的，抓不住，就由着老子了！”主意一定，撒开腿就往村里跑。

他在前面跑，赵世安領着两只狗在后面追。李大貴病剛好，渾身无力，那能跑得快？眼看看快要追上了，李大貴心里暗想：“反正日子是过不成了，老子索性就跟你們拚了吧！”

前面不远，是一片密茂濃綠的竹园；竹园后面，就是他家的房子。李大貴握了握手里的镰刀，陡然站住了。

赵世安往跟前逼着說：“李大貴，你还敢动手？”

李大貴沒回答，臉色鉄青，两只眼虎眈眈的盯着他們。

赵世安有点胆怯，跳着脚命令他的两只狗：“顧世范，吳恒

昌，抓住他！”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兩只惡狗一齊撲上來。李大貴掄起鐮刀一砍，却被他們擋過一邊了。李大貴丟下鐮刀就跟他們扭打起來。

正在這時候，李大貴的二哥、小爹、二嫂、三姐都跑來了。他們一看這光景，一句話沒說就跟他們打起來。李大貴暗想：“反正這社會是沒有窮人走的路了，咱們就反了吧！”瞅個空子跑回家，掂捆谷草用火一點，刷的一聲扔到房頂上。

風高火大，轉眼間房子就燒起來，村里人一看這光景，大家齊聲喊叫：“救火呀！李大貴燒房子了！”

趙世安一見李大貴當真燒房子了，知道是跟他們拚上了，心里不免也有點怯寒。趕緊領着兩個狗腿子溜了。

趙世安雖說暫時走了，可是李大貴知道他們不會甘休的。于是就把一家人送到山上，準備長期跟他們周旋。

第二天，趙世安果然派人來了，找着李大貴說：“李大貴，你是吃了豹子膽還是怎的？趙世安是習二爺的大將，你怎么敢那樣對付他們？”

大貴問道：“你要我怎麼辦呢？乖乖的跟他們走嗎？”

“啞啞啞……事情既然過去了，咱們都不再說啦，”趙世安派來的“說客”說道：“不過習二爺為這事很生氣，本來昨天夜里就一定要派人來抓你去的，還是趙保長一勸再勸，才沒有派人來。……”

大貴搶着說：“怎么不派人來呢？你瞧，我在家候着呢。”

“說客”嘆了口氣，勸大貴：“你們年輕人呀，辦事總是欠考慮，你想：真要弄到那一步，你不是白遭罪嗎？”

大貴知道他話里有文章，問道：“依你說哩？”

“說客”笑了笑，悄悄的說：“習二爺雖說官大，可是不壓鄉

邻，再說，抽壮丁这回事，那是上面的公事，他能抗得住嗎？……千錯万錯，你不該那样对付他們，‘人有臉，树有皮’嘛，何况是习二爷，到县里县长还得讓他三分呢。”

大貴知道他們是想來敲竹杠了，就說：“你干脆說吧，到底要我怎么办？”

“說客”用手碰了碰大貴：“是这样吧，你既然得罪了他老人家，就去賠个不是得了。至于赵保长，那好說，一来是邻村近舍的；再呢，只要习二爷說句話，赵保长那方面好对付。不过……”“說客”嘸嘸嘴，眼一轉，笑了：“……你可別空着手去，这是人情。”

大貴暗想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逗你把話都說出来吧，看你們究竟有多大的胃口？”于是問道：“你看我带点什么东西去好？”

“这……”“說客”抓了抓脖子，然后笑道：“你知道，习二爷好抽两口，你就先給他买上一斤烟土。再哩，比方說，买它三五挑好麻油，弄口好肥猪，单刀牌的紙烟，也买上十条八条……”

“說客”噼噼啪啪的只顧說，却不知快把李大貴的肚子都气炸了。暗想：“老子一碗稠飯都吃不上，哪里有錢去孝敬你們？”随即用手一擋，說道：“你不用往下說了，回去就对习洪文說：‘我李大貴一不道歉，二不送禮’。你沒有带繩子来吧？”

“說客”吃了惊，瞪着眼：“我？……”

“好的，你只要沒带繩子来，我李大貴还是我李大貴。”李大貴越說越有气，一揮手說：“你走吧！我等着就是！”

半天，“說客”才清醒过来了，变臉失色的說：“李大貴，你要摔觔斗的！”

大貴两眼直冒火，說道：“摔觔斗是家常便飯，我不害怕！”

只要你們一天捆不住我，那就由我說了算。”

从这以后，李大貴的一家人就过起“游击生活”来了。白天，他們一家人老老小小的都躲到山里去，并且在山头上还放上哨，只要一有动静，就往大山里边跑；只有到半夜更深入静的时候，他們才敢从山上悄悄的摸回来，割点青麦煮煮吃了，然后再回到山里去。……

三、难关重重

俗話說：“不受苦中苦，难知甜上甜。”李大貴在旧社会吃尽了苦头，受尽了熬煎。因此，共产党一来，他就象一只雄鹰似的騰空而起了。

刚一解放，李大貴就当上了习家店的村长。帶領着群众捉住习洪文，斗垮赵世安，鬧的轟轟烈烈，来了个垃圾大扫除。

土改结束后，轉入大生产。当时，党号召农民組織起来，走互助合作道路。

一九五二年，李家灣的群众就在李大貴的领导下成立了互助組。一九五四年元月，这个互助組又轉成初級社，大家的生产勁头高极了！风里来，雨里去，黑天白日，都在山上劳动。

可是……庄稼却长不好。眼看着快到七月下旬了，山上的粟谷只有二尺来高，黄巴巴的，就象茅草。苞谷呢，那才更叫人哭笑不得。按季节，再过二十来天就要收割了，可是你到地里看看吧！滿坡遍岭的苞谷，还没有半人高，叶子白刷刷的，棒子都象鷄蛋那么大，歪歪拗拗的挂在杆子上。

可是，干旱的西北风还在撒潑似的刮着，一陣紧一陣，在山岭上呼叫着，啃着人們的心。

“唉！天到啥时候才下雨呢？”社員們看看天，滿臉焦愁的說：“眼看看庄稼要被火点了哟！”

“哼！算了吧！”另一个社員接着說：“不下雨还好些，一下雨，庄稼还不一样得浸死？”

“唉！我看今年又难增产了！”

“增产？住在这个鬼地方就别想增产！八股套繩拽断也不行！”

李大貴听見这些話，心里很难受，暗想：“我們这里土質坏，这是实在的，可是当真就没办法增产了嗎？毛主席号召大家組織起来，为的什么？还不是为的能够讓大家多打粮食嗎？要是真不能增产，不但社員們有意見，也对不起共产党和毛主席呀！拿什么来支援国家建設呢？……”

可是到底怎样才能增产呢？李大貴心里也沒个底。看嘛，不能說社員們沒有干！地比以前犁的深了，耙的細了，粪也比过去施的多了，种籽呢，都是用优良品种！还能說什么呢？……

李大貴为这个事，心里压上了石头。飯也吃不好，觉也睡不好，一天到晚，沒个笑臉。

有一天，他真是愁不过了，就到村子北边去游轉。一路走一路想：“到底怎样才能增产呢？”

前面不远，大柏河“嘩嘩”流着，声音又吵鬧又煩人。李大貴因为心里有事，更加覺得煩燥。他心神不宁的信步走着，穿过一片树林，面前是一块粟谷地。一个老汉正在粟谷地里摘綠豆角。

李大貴看見这块粟谷，不由叹了口气，随手抓起两只谷穗看了看，谷穗又小又虛，象两条毛虫。

那老汉笑着問道：“大貴，你看咱們的谷子长的好嗎？”

大貴无可奈何的笑了笑嘲弄的說：“好呀！你看呢？”

“好！”那老汉也笑了笑，弯腰摘着豆角說：“种一葫蘆收两

瓢，种籽是能够收回来的。”……

大貴一听这话，心里就象锥子扎的一样，暗想：“再不能这样下去了，一定得想出办法来！可是……”他越想，就觉得情况越严重；他越想，就感到自己的担子越重。不是嘛，全社几十户人家，过好过坏，全凭自己来领导的呀！

他心事重重的离开栗谷地，继续往北走。天气很热。烤人的西北风，一阵紧一阵卷来，随着扑面的干土硝子，他听见一阵连一阵的沙沙声。这声音有时低，有时高，随着风声，不断传来。

李大貴心里清楚，这是干焦了的苞谷叶，发出的响声。——听见这声音，他的心简直要碎了。暗想：“李大貴呀，李大貴，你身为共产党员，就不能想出办法来改变现在的情况吗？……李家灣穷了几千年啦，现在解放了，人都翻身了，有了共产党的领导，难道还能让李家灣再穷下去吗？……”想到这里，沉痛的记忆，又一幕一幕被岁月推卷着，涌到他眼前来。他又看见：大家吃树叶、草根、树皮的情景。……黄家才活活饿死在楊家岭的惨相；……赵以辞的父亲因交不起租被地主逼得上吊。……

扑面刮来一阵风，李大貴清醒过来了。这时，他才发觉自己已经来到河岸上。

河滩里，是一片翠绿的柳树；柳树林里，闪出一片橙红。

“噢！好快呀！几天工夫！稻子可转黄了！”李大貴松了一口气，心里当即舒展了些。他急急忙忙跑下河滩，在柳林里面站住了。

去年，这里还是一片乱石滩。入冬以后，他领着组员们（当时还是互助组）开了几亩水田，今年春天插上了秧。

看！现在稻子长的多好呀！稠浓浓的谷秧，都有截腰深，

穗子又大又肥，黃澄澄的，多喜人！

李大貴看着看着笑了，隨手撈起一把谷穗在手里捻了捻，掂了掂，暗想：“再不收，一畝地也能收它六百斤。……唉！可惜……”想到這裡，他不由抬起頭來向坡上看了看，隨即眉毛又打成結了：“……太少了。如果要能把坡上的地都改成水田……”

怎麼？把坡上的旱地都改成水田？！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嗎？不知怎麼一來，李大貴的心里忽然亮了。一種狂喜的情緒緊緊的抓着他，他隨手丟了稻穗，直盯盯的向着西面坡上望起來，象是發現了什麼秘密一樣，弄得他心里砰砰砰直跳。

看着……看着……滿坡滿嶺一下都變成稻田了。多好的稻子呀！黃灿灿的，一片金黃。一陣風來，隨着送來一股撲鼻的稻香。……

……可是，很快的，稻田消失了。留下的，仍舊是那干旱的、紅橙橙的土嶺，和低低矮矮的、可憐的苞谷，在大風里抖顫着，發出沙沙的叫声。

李大貴嘆了口氣，心里想：“旱坡上改水田，這倒是個好主意。水呢，也有，”想到這裡，他回過身來看了看大柏河，河水歡快的流着，飛濺着浪花，向南直奔。“可是怎麼才能把水引上去呢？……”

四、書記的支持

有一天，縣委書記陳玉文同志來到李家灣，找大貴，找不到。問村里人，有人說：“下河灘了。”

陳玉文同志問道：“下河灘去干啥了？”

“誰知道呵！”一個老漢插嘴道：“這些時，我老見他一個人在河灘里轉；轉回來，轉回去，有時候，還一個人蹲在地上，直楞楞的待半天，看樣子，象是着了迷啦！”

陈玉文同志笑了笑，一个人径直向河岸走去，一边走着想：“他在干啥呀？天天蹲在河滩里？”

走出村子，离河滩就不远了。河岸上，长着一排绿透透的洋刺槐。陈玉文同志来到岸边一看，果然看见对面的河滩里躺着一个人。那个人脸朝下在地上爬着，就象士兵瞄准那样，两只眼猫猫的直往这边瞄。一会儿瞄瞄这里，一会儿又转过脸去瞄瞄那里，看样子，他干的还十分专心呢。



陈玉文同志来到岸边一看，果然看见对面的河滩里躺着一个人。

陈玉文同志仔细一看，象是李大贵，心里不由得觉得好笑：“大贵这个老实人，在玩什么点子呵！”于是他就喊起来。

不一会，大贵跑来了，满身弄的灰扑扑的，头上直流汗。他一边打着身上的土，高兴的问道：“陈书记，你啥时候来的？”

陈玉文同志回答着，顺眼看了看他。只见他那双有神的大眼里，布满了殷红的血丝，脸色也没有过去好了，黑里泛着青色。

书记笑了笑，问道：“大贵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大贵也笑了。回答说：“我在看渠道。”

“看渠道？”書記先是吃了一惊，随后高兴的問：“往那里修呀？”

大貴一見書記很高兴，胆子也壮了。說道：“我想在奔头壩上开条渠道，把河水引上李家灣来。”

陈書記眯着眼看了半天，問道：“能引得上来嗎？”

大貴說：“我看能。”

陈書記一听很高兴，說道：“能引上来你們就干吧！”停了停，接着說：“反正一切事情都是人做的，只要敢想，事情也就成功一半了。你說对嗎？”

“对！”李大貴一听陈書記支持他干，覺得渾身是勁。

随后，大貴引着陈書記看了看他們河滩里的稻子，陈書記又問了問他們的秋收准备工作，就回县里走了。

这天晚上大貴回到家里，心情格外好，有說有笑，一反常态。以致使他老婆都感到奇怪。問他：“你今天为什么这样高兴？”

不久，稻子大黃了。秋庄稼也該收了。大貴本来想开个社委会，把修渠的事情提出来研究一下，可是一来因为太忙；再呢，老实說，到底能不能把河水引到山上来，自己也沒有十分把握。

这些时，大貴几乎天天在河滩里轉，甚至有时村里已經上灯了，他还不回来。有时候，你在夜里会發現他一个人孤零零的蹲在河滩里，象只“坐山雕”一样，一坐就是半天。他在干什么呢？看地形。

由河床，到陡壩；由陡壩，到陡坡……然后，反回来，由陡坡，到陡壩；由陡壩，到河床，……这一帶的地势，他差不多每天都得看上上百遍。以至这一帶的每块石头，每棵树苗子，每个坑，每个凹，他閉上眼睛都能說出来。

从地形上看，他認為是能够把河水引上坡来的。可是，单

凭两只肉眼能信得过嗎？如果自己的眼睛骗了自己怎么办？

就这样，关于修渠的事情給撂下来了。

五、不欢而散

冬月天，外面飄着大雪。从窗口看出去，遮天盖地一片白。屋子当中，升着一堆苞谷杆火，火小柴湿，净冒烟。

社委們圍着火挤在一起。有的坐着，有的蹲着。是誰的旱烟鍋快吸尽了、发出吱吱的响声。

屋子里弥漫着潮湿的柴烟和那种略带苦香的旱烟味。

这时，李大貴正在向社务委員們述說着他引水上山的計劃。



李大貴正在向社务委員們述說
他引水上山的計劃。

他穿着一身薄薄的棉衣服，靠門口处站着。时不时，东北风象开玩笑似的，把雪片从外面扔进来，落了他一背梁。但是，他好象絲毫也沒覺得，只管講他的。

他講道：如果能把河水引上来，李家灣的面貌从今以后将完全改变。到那时，滿山遍坡，都将变成水田，那就再也不怕旱了，也再也不怕涝了。……說到这里，他給大家算起賬来，

他說：“大家想想看，我們河灘里種那點稻子，今年平均每畝地收了七〇一斤，可是我們旱地里種的粟谷呢，每畝地只收了六十斤。這相差有多遠？……”

大貴說到這里，用眼掃了一下大家，心想從他們每個人的臉上，找出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。這時，除了李安有抬起頭來，笑了笑，表示贊同以外，其他的社委都沒表示態度。他們低著頭，有人在一股勁吸煙，有人却百無聊賴的在用樹枝撥火。

李大貴不由心里一沉，連忙看了看楊學成老漢，因為他年紀最大，在社委當中說句話也最有分量。誰知道，他這時噙著煙杆子正在發笑呢。可是那神情，不由使李大貴心里更加沉重。因為他是在冷笑呀！

李大貴吸了口氣，繼續說下去。他說：他初步算了一下賬，如果能把河水引到山上來，頭一年最少可以改出二十八畝水田。即是按每畝稻子平均四千斤計算，全社那就能够增產十一萬二千斤，到那時，平均每戶就可以增產四千斤，每人每年也可以達到一千斤糧食了。李大貴越說越有勁，巴掌往前一伸，聲音硬嘮嘮的笑着說：“大家想想看，過去我們李家灣的人，一年到頭吃糠咽菜，啃紅薯。如果我們每個人一年能够有一千斤稻子，那不天天都要吃白米飯了嗎？”

這一說，有幾個人發笑了。楊學成老漢慢慢的把煙杆子從嘴里拔出來，笑着說：“大貴呀，你不說，我們也知道白米飯好吃。可是……你有把握能把河水引上來嗎？”

這一問，倒把大貴給問住了。心里暗想：“自己也沒有十分把握。”可是總有點不服，停了停，說道：“我看過了，能够引上來。”

“噯！光看過能够算數？”楊學成老漢把脖子一歪，說道：“這可不是個小事呀！你想想看，興師動眾的，干幾天了，水也引

不上來，工也費了，到那時我們怎麼向社員們交賬呢？”

“哼！真想的好！”另一個社委不滿意的咕噥着說：“自古水往低處流，那有河水上山坡？”

“是呵！眼看着李家灣高出一截嘛！”

“要想把水引上來，除非把河底再抬高一丈！”

“真是做夢娶媳婦，——光想好事！”

“要是河水能引土來的話，恐怕我們的祖先八輩子早都干過了，難道他們比我們傻嗎？”

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亂嚷嚷的，一剎時會場里給鬧炸崩了。李大貴听着這些話，好比一顆釘一顆釘往心里扎。但是要想回駁他們，自己可沒這個本事。

正這時，村里有人喊着吃飯了。於是社委們一哄散了伙。

李大貴心里很急，想叫住他們再商量商量，可是他們一拍屁股都走了，誰也沒理會。

這時，只有楊學成老漢還沒起身。大貴拉住他的烟袋說：“慌什麼？再吸袋烟！”

楊學成老漢把烟袋遞過去，笑着說：“啥吸烟？有話你就說吧！”

大貴問道：“你看真不行嗎？”

楊學成老漢一听笑了。搖搖頭，一推六二五的說：“我年歲大了，心里糊塗。只要大家同意，你就領着干。”說着，慢慢的把烟袋從大貴手里抽出來，哼哼唉唉的站起來走了。

六、雪花紛飛，風越來越大……

李大貴心情煩燥的往家走着。……

地上的積雪，已有腳脖深了。天空還在飄着零亂的雪絲絲。現在，他的一切希望都破滅了！他壓根沒有想到，上午的

社委会会开的这样糟！他也从来没有敢想过，社委們对他的倡議，会这样冷漠！

这对他是一个打击！一个沉重的打击！

怎么办呢？几个月来，自己日夜操心的心愿就这样算完了嗎？黑天白地，风里雨里，自己算是在河滩里白跑了嗎？……李家灣还讓它穷下去嗎？……

忽的一陣暴风，就地一卷，扶着冷冰水的雪籽籽扑面打来，李大貴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站住了。

这时，他才发现自己已經来到門口了。他的大孩子賢祥頂着一包袱从院里跑出来，一看见他，就高兴的喊：“爹，吃飯哩！”

李大貴沒有回答。心里在想：“不！不能算完！不到黄河我是不会死心的！”一轉身，迎着东北风就走。

野外，一片白雪。东北风在山谷里吼叫着。

河岸上长着的一排洋刺槐，現在变成雪架了。李大貴深一脚浅一脚的向河岸走去。……

当他走过那一排洋刺槐旁边的時候，突然站住了。不錯，四个月以前，陈書記就是在这里跟他談过話的，那些話他現在还记得清清楚楚。怎么能够忘呢？那是党的声音！党的鼓励！党的号召！而自己，是个共产党员呀！

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怕困难！

李大貴一步跳过一个积雪的深凹，随着，身子一跳，吃溜一下就滑到河滩里去了。

周圍的这一切多么熟悉呀！山，还是原来的山，河，还是原来的河，土壤子，还是原来的土壤子；所不同的，它們現在都穿上了一身銀白色的衣裳，样子比过去更庄严了，也更无情了，那神情好象說：我們生来就是这样子！誰敢动我們一下！？